東坡文選

卷一至卷五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

者以其雄博高遠之氣紆迴峭挾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為縱橫名法而以為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遠如

是紆回峭捩以成其爲戰國之
文故文之存理之三也夫必三
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
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
有文於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
之氣紆回峭捩之情以出入於

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婁巻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湯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

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辟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爲

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於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必於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高韓

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説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是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栩栩

然謖謖然蓬蓬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己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於音而性惡

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即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之文亦自有等爲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

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
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
之原也

竟陵鍾　惺序

大梁俞時篤書

東坡文選目錄

第一卷 賦
天慶観乳泉賦
第二卷 序
鼂君成詩集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送人序
第三卷 記 傳

淩虛臺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滕縣公堂記
放鶴亭記
思堂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黃州安國寺記
石鐘山記

李太白碑陰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傳神記
大悲閣記
四菩薩閣記
僧圓澤傳
第四卷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易論

詩論
禮論
春秋論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下
第五卷 論
秦始皇帝論
秦
封建

養士
齊桓公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第六卷 論
荀卿論
韓非論
霍光論

思治論
正統總論一
辯論二
辯論三
第七卷　策
御試制科策并問
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
第八卷　策
策略一

策略四
策別三
策別五
策別六
策別十二
策別十四
第九卷 策
策別十五
策別十六

策別十七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私策問
第十卷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上皇帝書
第十一卷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辯舉王鞏劄子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錄單鍔吳中水利書

第十二卷 表狀 啓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登州謝上表
謝兼侍讀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
潁州謝到任表
謝賜曆日表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謝制科啓
謝秋賦試官啓
謝韓舍人啓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啓

第十三卷 書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上劉侍讀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荅安師孟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第十四卷　書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荅舒煥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荅李琮書
荅畢仲舉書

荅李廌書
荅張文潛書
第十五卷書
上王兵部書
與章子厚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方叔書
上知府王龍圖書
荅劉沔都曹書

荅王庠書
與李方叔
與魯直
又
與龎安常
與王敏仲
又
與李公擇
荅富道人

答范蜀公
與李公擇
又
與蔡景繁
與蒲傳正
答寶月禪師
答趙昶晦之
又
與毛維瞻

答賈耘老
又
又
與開元明師
答王定國
與楊元素
與千之姪
與范純父
與趙德麟

荅張嘉父
與周文之
荅程天侔
與元老姪孫
與米元章
又
第十六卷 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司馬温公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

第十七卷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陸道士墓誌銘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朱亥墓誌

亾妻王氏墓誌銘

乳母任氏墓誌銘

第十八卷　祭文　説　跋　書事　贊

祭文與可文
祭陳令舉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惠州祭枯骨文
稼說送張琥
文與可字說
楊薦字說
剛說
書曹孟德傳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東皐子傳後
書栁子厚牛賦後
書若逵所書經後
書劉庭式事
參寥子眞贊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序
郭恕先畫贊并序
韓幹畫馬贊

應夢觀音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小篆般若心經贊
第十九卷 銘 頌 祝文 偈 雜文
却鼠刀銘
卵硯銘
王定國硯銘
文與可琴銘
香林八節

徐州蓮華漏銘
九成臺銘
蘇程庵銘并引
夕庵銘
大别方丈銘
石恪畫維摩頌
魚枕冠頌
觀世音菩薩頌
第六尊者頌

第八尊者頌
第九尊者頌
祈雨吳山祝文
祭常山祝文
靈感觀音偈 并引
問養生
後怪石供
藥誦
酒經

論文
志林十條
第二十卷外制　內制
范子淵知峽州
克華可遥郡防禦使
王安石贈太傅
呂繇庚太常寺太祝
呂大臨太學博士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

州不允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荅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
不許斷來章批荅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荅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

答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

答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荅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

章批荅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荅

終

東坡文選卷一

明景陵鍾　惺定

賦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

氣字後補一理字理字後補一藥字奇妙淹通

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鬆）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緊）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眞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又就人身）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上推開說到天地）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

極力描寫

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

一眞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某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赤壁二賦皆賦之變也此又變中之至理奇趣故取此可以該彼

前無此說一說後便覺有此理凡詩文奇妙處皆然

東坡文選卷一終

東坡文選卷二

序

明景陵鍾　惺定

説出天人至理怵人名根斷人妄想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公穀章法整而變）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狠甚）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又一變）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

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旣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

下字迂　重而妙

冷然感深

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 立言不苟
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
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
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没繇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
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淸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
輙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
偉絶人甚遠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
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

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郤、郤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郤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結澹而遠○

頓挫變化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邪、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

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歳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古人愼重如此）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歳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

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畆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

至誠語不是名根

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此段影一誠字在內似公自道其文

雙結有膽力

天下信其誠誠字是一篇主意此看大人
品大文章有歸着處

品大文章有關繫處

天下信其誠誠字是一篇主意此有大人

申韓之說後人以資經濟子瞻亦談經濟直以申韓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大○聖○賢○功）固然而不知其功、（德○在○人○從○來○知○此○）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膽○大○眼○高○乃○敢爲此語）

爲陋者親見荆公行之而敗也

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繇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

此段翻跌錯綜最妙

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亾、梁以佛亾、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

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

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論考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有地步之文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四字透

似一段却是一篇

東坡文選卷二 終

東坡文選卷三

明景陵鍾　惺定

記

〇淩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淩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

陡〇甚〇在此二字

拏〇得〇住

語〇有〇斟〇酌

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此○語○入○後
人○口○不○知○何○如○刻○削）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
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
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不說○透○不○已）
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
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
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
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
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

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後段說理反不精神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

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風流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

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繇此也夫、

此一語尤有意

有本末之文才人文士自然僥倖不來

開口似不切題說來字字情理相關

以上十數句只如一句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獘、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獘、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

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
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
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
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
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
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
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
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
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

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妙）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此）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語動人）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

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藏書僧舍仁者之心作此記仁者之言從良心上聳動人讀書蓋亦苦矣

〇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

只此一語先破拘儒所諱後便滔滔然

語有地步有斟酌

透

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此年以來、所在

一語說盡俗吏病○漏只是胸中曠然

務爲偸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

天下○事○盡○壞

於○此一語

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

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

妙

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

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

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

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

引得妙

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

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

先王作法從庸衆人立想不從聖賢立想期於實用可久而不務名與迹之美務名與迹之美則不必近情不近情者未有能久者也此非俗儒俗吏所知故借此一事發之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

妙於觀物

從戰國策
生王之頭

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亾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

又推一步

不如死士之墓二語變來然說得不殺風景

不得好、好之則亾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繇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寫出好人）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

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慾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入得突然接縫甚妙

問得有悟頭

說樂字始透

雙收得好

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
病
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
補此一語其言始無
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先師雷何思太史云此等學力非子瞻不能有此等議論非子瞻不能作蓋先生嘗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爲學問眞受用於此可思而得之今人將告子作一倔强人看耳

許多解幻歸之於學使人有下手處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

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

無端

罵、得、妙、

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
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鵞谿絹掃取
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
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
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
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
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

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前段便是莊子庖丁解牛全文因後段添

許多妙論所以隔一層

每妙於講學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二字是一篇主意）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麤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眞學道人語）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

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汗自（正是懺悔得手處）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妙）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

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淸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

從○來○淺

人○如○此○

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

口語杜撰得妙

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妙妙）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

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眞窮理之言所謂身到處不肯放過也

可見窮山水之情者不是好事直是虛心

細心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鞾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

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繇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寖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太白狂士也五字括得着忽尋出一氣字見狂者之用狂者之氣卽狂者之才也又尋出一識字見狂者之品狂者之識卽狂

者之守也看得深說得透

天生此僧愧殺千古士大夫中經濟人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强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

阿非新橋鎭、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後段亦少精神

又從天字襯出意思二字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

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欲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緣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淸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

層層變層層奇

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
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
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
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
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

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首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楯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

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道理爛熟拈着卽是不知其爲佛爲儒其文所以妙者不在引用佛典而其辯鋒圓熟直捷層疊變化不可謂不從楞嚴維摩諸經中出他人一學之便醜矣故拈此一篇可以示人

苦行人所爲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

寫出至性人　奇

說成毀處心寒

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

如此言守乃可免凝

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晝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

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
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罵得快甚）
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
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
旣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此人亦不凡）
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熈
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明皇所不能守而僧守之子瞻之父以布
衣得之子瞻又爲其父舍之而教僧守之

機緣節目步步不可思議
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一語用世法說佛法
此善護佛法者也末段罵人亦復喚醒人

此善讀佛法者也末段罵人亦復與禪人
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十請用世法說佛矣
機緣節目遊戲不可思議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以絕世事豈可復到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

〔偏是豪侈人有至性〕

〔至性在〕

〔此四字〕

〔看異人行徑〕

真佛菩薩蘇子好能真見真的

行止固不繇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繇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此一句悲悔少不得）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行止不由人此一語在内）源遂不果行返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

恐斷腸便不話佛菩薩原情字上用慧敏者

二詩當收入唐人集中

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成佛入何嘗不深情）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畢竟澤公爲李源忠孝至性所感、以源父

死節不仕絕世事不肯復道京師寧墮輪
廻而不忍負源此一念便是活佛

東坡文選卷三終

東坡文選卷四

明景陵鍾　惺定

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

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署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資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

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

結澹甚古甚

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苟可以爲而止一語商韓一輩人自禍禍人其學問作用全在此每爲老蘇看破說得索然

文氣多從潛夫論衡中來

文氣多從潛夫論衡中來

得深然

人其學問作用全在此寄爲老蘇實其

物可以爲而止一語兩轉一輩人自疏疏

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後世之所謂狂簡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

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

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

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瀆人矣豈人[illegible]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

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
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
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
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
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
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
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
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
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

透處往往不勞

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

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

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予嘗謂叙事理幽賾處能使不甚解者讀之了然此文筆之妙

[illegible]之子然此文章之妙[illegible]
[illegible]以手指詞叙事理斷續遮能使不甚解請
以爻繇辭而非其數之所在不可以觀爲之數也
異辭說之一偶兩偶三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爲爻
艮之一奇而兩偶也三偶而多者一也無以異於
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三此無以異於震與
爻三爻而皆奇也小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乾之

此一段文勢曲折之妙多誦之始見

、○詩論

自仲尼之亾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

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隷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亾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

急於求透而詞不欲盡說詩自應如此

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

漢儒說詩亦有此病

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
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
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
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
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
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
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
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
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

透

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讀此始知漢儒宋儒皆不必能說詩而皆可以說詩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重在此句）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

其廉耻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恠也、其所用者、非其所素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

妙○於○譏世在此二字

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

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

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

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

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只是胸中洞然

禮板物也制禮用禮言禮者胸中只是一活字惟其不活所以覺禮之板耳覺禮之板此禮之所以廢也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

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惟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

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

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
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
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
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
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
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
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
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
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

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春秋刑書也胸中筆下只宜以平字對之

春秋刑書也爾中犨市良宜以平字講之

尚書而已矣

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

至於變人之國此文書教之而不效也恐故曰

說透千古門外漢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已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

說得盡情

冷

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畧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

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繇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愼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

文生意

此後翻案語却甚確

則是不知如不知之愈也人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也故夫弟子

今俗學看孔子太高故看門弟子太低孔門弟子豈低於今俗學邪學問有歸着處

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繇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只是將聖賢言語句句說得有用

下句着題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繇。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

忽入禮字

奇然說來妙合

使人深思只在字句虛處

此禮樂合一之旨

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

褻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裎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

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

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經之爲言常也對曲字反說看出極直寫來極曲此又文筆之妙然有此筆下之曲乃能寫得胸中之直

東坡文選卷四終

東坡文選卷五

明景陵鍾　惺定

論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

禮字是一篇主意

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遷舉以學校、其治民

妙

五字深巧

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生出一權字）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正是韓）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繇此也、（非商鞅輩識見）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

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

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繇、繇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以極迂起以極切收如此文字方是有原委

非有道也非幸也二語之中夾特巧耳一語文法同而文氣不礙紆回而頓挫

○秦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之食、請

此幸字眼得妙

二語破的

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亾趙趙雖未亾而齊之亾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亾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

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亾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亾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

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亾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變中又變）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結得凈）而堅不幸耳

藏露處變變整整盡文之情

○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撃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典、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幷天下、分

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也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

透○極○

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與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

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先王立法。未有久而不敝者。不恃其無敝恃敝而有以救之。損益二字。正救之之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如變封建而郡縣。是卽其一事矣。

〇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土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

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一篇主意）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

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

二語是論事之法

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亾也

透

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

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
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
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
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
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
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
怕人
不失職秦之亾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
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
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

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靡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事之文將古今全利害前後總算一過小小拘礙自不能犯其筆端看得寬寫來切

○齊桓公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亾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沬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

世法寛得妙

三歸之病、而國有六變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矣、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簒弑之

敘得妙

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

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

無痕　接得　透

引事未已又引事妙妙

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

又接得妙

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嘗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亾不愈速乎吾以謂爲

頓挫

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以八人不殺爲盛德然盛德自盛德敗亾自敗亾事不相蒙而意實相生判得甚透

不獨用兵處事之道皆然

○管仲論

嘗論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

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踞、

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亾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

透悟

又轉入管仲是古文接法

李廣不擊刁斗士卒樂用或亦暗合管子之意

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鵞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

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繇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亾、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作經制文看得要領透則下筆自然省力

省辭拈定不可敗與必勝二義寫來不患

不滔滔○雷何思先生云子瞻善讀書自
作內政寄軍令中看來武侯將畧非其所
長豈太公望亦其繁而曲者邪繁而曲者
周所載以守天下者也○立法爲萬世計
者先王之心也必不能萬世無敝者法也
法不能萬世無敝故常留其餘以待後人
之變事事皆然而兵制尤甚彼謂唐府兵
之必不爲彍騎彍騎之必不爲藩鎮者拘
儒不知變之過也顧用之何如耳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擧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

杜工部詩所謂不貪夜識金銀氣正此二句意

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快甚）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故君子之急於有功也、（名言）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

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

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俟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如子瞻此等文是也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

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亾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

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

雷○何○思○云○觀○此○過○諳○大○悟○作○文○之○法 從

雷何思云古人藉題目以發議論讀之可聽其實秦之亡不關於民之好戰也子瞻諸論多是如此

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

韓非子來

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繇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亾、夫始皇雖巳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巳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亾、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

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其審勢落筆皆有一段機貫於其中而氣出乎其外

東坡文選卷五終